

JIAOLIANG

王美华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黑白较量



黑白

三

数量

黑白较量

王美华

太白文艺出版社

黑白较量

王羨华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建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4 插页 290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05-782-x/1 · 682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32)

公安文学的可喜收获

西安市公安局局长 刘平

《黑白较量》是一部描写公安刑侦战线的系列小说。世界是美好的，但活跃在刑侦岗位上的警察们，却面对的是这个美好世界上最阴暗、最丑恶的部分。正是有了众多的刑警们在这个特殊领域中出生入死和犯罪分子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斗争，才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黑白较量》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刑警的工作和生活。

《黑白较量》这部书情节曲折、悬念性强，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既反映了公安民警为保护千家万户平安，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献身精神，也反映了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安民警在和各种犯罪分子做殊死斗争的同时，在队伍内部也存在着腐败和反腐败的斗争。《黑白较量》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中去反映和揭示这种矛盾，使这部作品更加厚重。

《黑白较量》的作者王美华是西安市公安局的一个普通民警，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拿起笔写出了这部沉甸甸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塑造出了有血有肉的警界英雄，颂扬了我们警察队伍中同仇敌忾的团队精神，也向读者展示了精彩纷呈的刑侦战线这个特殊领域。作者辛勤耕耘，为公安文化建设留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公安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时也带有鲜明的职业特

征。公安文化建设，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文化建设的发展，对树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加强公安队伍的凝聚力，改善警民关系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公安文学作品，以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纷繁的社会矛盾为背景，塑造出许多刚柔并济，处变不惊，甘于为人民奉献的公安英雄形象，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在公安文学园地上默默耕耘的公安文学作家和作者，王羨华就是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个。王羨华写的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也正是有了这个扎实的生活基础，他才能够塑造出真实可敬的民警形象。我在为他感到欣喜的同时，也期待作者源源不断拿出更多的佳作，为公安文化建设增光添彩。

目 录

公安文学创作的可喜收获·····	刘 平(1)
一 女性诱惑·····	(1)
二 黑 商·····	(17)
三 敌 手·····	(36)
四 第六个受害者·····	(55)
五 谁是凶手·····	(73)
六 皮货店老板的遭遇·····	(95)
七 给市长的恐吓信·····	(118)
八 缉毒行动·····	(147)
九 骗人魔·····	(173)
十 公安局内部的斗争·····	(221)
十一 黑白舌辩·····	(282)
1. 歌女遇刺·····	(282)
2. 初步计划 ·····	(286)
3. 是非真假·····	(290)
4. 案中有案·····	(296)
5. 自相矛盾·····	(298)
6. 真相大白·····	(302)
7. 咎由自取·····	(305)
十二 拯救行动·····	(306)
十三 贵宾将至·····	(353)

一、女性诱惑

金秋。繁灯点点的东新街夜市。

这儿，位于西安城区解放路东侧。每当夜幕拉下，数百家经营小吃的个体户云涌般袭来，鳞次栉比地排列在街道两旁。那些烤鱼片、炒田螺、烤羊肉等杂牌作坊的摊位上烟云缭绕，香气扑鼻，很是壮观。人们接踵而来，又姗姗而去，如此反复，格外热闹。当然，有的是来吃宵夜，有的却是来观光。可是，座落在夜市南侧深巷中的丁丁鸥旅馆二楼右边房间里的一男一女，既不去吃宵夜，也不去观光，却诡秘地说着什么事。稍顷，只见那男的站起身，喝了口水，那女的对镜蠕动着她那般红的嘴唇，尔后，俩人什么话也没说，互相挽着从楼上走下。

出了丁丁鸥旅馆，已是晚上十一点一刻。那男的抬腕看看表，瞄了一下站在身旁的女伴后，钻进了一辆出租车走了。那女的似乎也不在意似的看着他离去，尔后，直奔对面的巷子而去。她敲开了一家住户的门。

“噢，花姐呀，进来进来，进来！”男主人好客地迎她进屋

认识她的人，都称她为花姐，她真正叫什么名，这家男主人也不知道。他是通过邻居一位在丁丁鸥旅馆当服务员的小凤认识的。

“当然要进啰！”于是，她进来挤坐在这家男主人身边，一副

娇揉造作的样子。

“你不是在一家卡啦OK干事吗，怎么……？”

“噢，今晚没去。我也不想在卡啦OK干了。那种场合不好，会使人变坏的。我托小凤给你说，让你帮我另找份工作嘛，今晚是想来问问怎么样。”她娇嗲的样子，使得男主人无可奈何。

“去，在夜市上给我买一两素包子。”从居室里走出一位衣着整洁的年青妇人，气冲冲地指使男主人上夜市为她买包子，而且只买一两。这分明是气不打一处来，故意那样做。她，就是这家男主人的家眷。

“一两呀！够吗？”男主人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理亏地问。

“怎么，你以为我是头牛啊！”

“嘿，嘿，我去给嫂子买，求俺哥办事呢，我应该跑一趟。”花姐站起身，殷勤地说。

“那就买五斤吧！”

花姐先是一愣，接着和颜悦色地满口答应：“行，没问题。”

“骚货！”花姐刚走出门，女主人就愤愤地骂了句，接着又冲自己丈夫警告道：“以后，你要想和这种野货混搭，你就别进这个家，别让我看了恶心。”

“你说什么呀，我是那种人吗？”他满腹委屈。

“那种不地道的事情，有没有我怎能看到你心里去？”

“你也太冤屈人啦！”他有些急了。

“那你说你是怎么认识那个野货的？”

“你别喊了，我也不熟悉她。她跟对面旅社的小凤认识，小凤让我帮她找份工作，就是这么回事。”

“噢，你就那么大本事？你是不是看她是个女人，你才那么贱？”

“你看你！哎，算啦，算啦，算啦！”

.....

两口子争争吵吵，花姐隔门听得清清楚楚。她轻轻地抬起脚退了几步，接着满脸堆笑，装模做样地摆出一幅无事的样子推门进屋：“哎，大哥，我在夜市上碰见小凤啦。她买了很多东西，让我带话给你，帮她扛回家。”

“买的啥东西？”

“我不知道，叫你快去哪！”

他看了妻子一眼，大步跨出了门。

花姐凑近女主人：“嫂子，俺是浙江农村人，想请大哥在你们这儿给我找份工作干干。我们这些出门的女孩子无依无靠，很可怜呀，想求个人帮帮都很难找到个热心人。好不容易认识了大哥，你看，妹子很需要他帮帮，你就给大哥说说吧，多谢了！”花姐说完就走了。

女主人面对这个女人，什么也没说。她能说些什么呢？

夜市，从东到西足有五百米长，人又那么多，到哪去找小凤呢？他左看右看，没有小凤的影子。他后悔出门少问花姐一句，小凤在哪等他帮扛东西。突然，身后有人叫“大哥”。

是花姐。

“花姐，小凤在哪？”

“傻大哥，我心里闷得慌，想请你出来走走，哪儿有小凤呀！”

“嗯。”他抿住嘴从鼻孔挤出声。他明白面前这位女人的心思。

她含情脉脉地看着他，接着搂住他的胳膊，依偎在他身旁：“大哥，嫂子把我当做很坏的女人，我真像她想的那么坏吗！”

“女人家嘛，算啦，不要在意她的不客气。”

“是的，我们这些出门打工的姑娘，很可怜，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不说，还经常遭人白眼，难混得很呀！”一副很使人同情的样子。

“花姐，先回去吧，这两天我尽力帮你找个事干。”他真的同情眼前这个女人了。

“那就多谢啦！走，我陪你到新城广场散散步。”

“太晚了。”

“不么，我要陪你嘛！”

“不行的，回去晚了你嫂子会骂我的！”

“你真没用。大哥！”她再现请求的神气。

“好啦，走吧。”他犹豫了一下。面对这个姿色正好的女人，他终于横下了心，有种偷食肥肉而后挨打不惧的心理。

和女人的接触，使他产生了抵御不住的骚乱情绪，继而产生了挡不住诱惑的感觉。

花姐，乍一看就像是会玩人的老手，她把他带进葱郁的风景树丛中，搂住他的脖颈表现出很需要的样子。此时此刻，一种女性的温馨，使得他感受到如在青云里浮动一样快哉。

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他醉倒了，完全无法自制。

她，渐渐征服了他。

“大哥！”花姐感觉到一双粗糙的手伸进了自己的胸部，她勾魂似的喊着他。

“花姐！”

“嗯，大哥，别这样！”

“怎么可能呢，我……”

“你看，这儿很不方便，人来来往往的，再说遇上巡警会把

我们叫走的。”

“那……”

“这样吧，我问你，平时你和嫂子上班时间是怎么个情况？如果没有冲突的话，嫂子上班后，你在你家等我，我一定叫你痛快，就明天。”

“明天？明天不行，明天你嫂子的父亲过七十大寿，我们全家要去祝贺老头子的生日。”

“那后天吧。”

“不……”他可怜巴巴的样儿。

“看把你急的，这里很危险，让警察撞见，叫去是很丢人的。”

“那……？”

正是他需要的好火候，花姐她却起身走了。

花姐究竟是想干什么，他真是一点都不知道，还以为花姐是为了求他找份工作，才愿付出一切的。其实，他傻得很，花姐从他口中得到的情报已经足够了。

翌日上午十时许，仍是丁丁鸥旅馆花姐住的那间房子，花姐和同他厮混的那个男子从床上爬起，收拾好行李，然后，花姐坐在床头上面对镜子化妆。

“花姐，靠实没有？”那男子心里不踏实地问。

“没问题，那男的对我讲，他岳父今儿过七十大寿，全家都去为老人祝寿去啦。”花姐停住化妆，摆过头，很躁火地看着那男子：“别他妈那么胆小！我说他家里没人，全家人都去给老家伙过寿去了，这话我都说过三遍了，你还那么不放心。熊胆量都没有，能干成什么事！”

花姐不躁不要紧，这一躁，使得一个懦弱的男人变得既怕被她看不起，又有点不服气：“我不是没胆，我只是怕万一嘛！”

我们要干成一件事，不能不考虑周全呀！”

“不要紧的，你先敲那家人的门，如果有人应，你就说找花姐；如果没人应，你就捅开门进去，按计划进行。记住向荣巷小龙要结婚了，弄来的东西送到小龙那儿，他会给你钱的。处理完后，到七路工人俱乐部找我，我在那儿等你。”

“好。”那男子很干脆的口气。

花姐和那男子从旅馆走上大街。花姐收拾得花枝招展的样子，那男子干净利落的样子，俩人猛一看，气度不凡。路上行人匆匆过，谁能想象得出他们的身份，估准他们的身价？

花姐和那男人到一小巷口，俩人嘀咕着什么。然后花姐指手画脚半天，只见那男子戴上了墨镜，咂着一根烟，坐上了一辆出租车。花姐看见他坐的车驶进目标位置的巷内，便也租一辆车往另一方向驰去。

那个男子，坐出租车来到花姐头天晚上找过并且又同去新城广场柔情一番的那个男人的家门口，先是用手敲了敲门，没有反应，他左顾右盼一下，从衣袋里取出一份身份证，插进门缝，上下晃动了一阵，门开了。他慌张地进屋，把房子翻了个底朝天，也没翻出个什么来。按花姐的指使，他把那屋里的彩电、录像机抱上车，随后把门关好，离开了现场。车子拐了几个弯，他让司机停住车，很快将窃来的东西倒到另一辆出租车上，拉到向荣巷一个叫小龙的人处。他敲开了小龙住处的门，一位矮胖的小伙开了门。

“小龙哥，花姐说你要结婚了，让我给你弄了点便宜的货。”

“花姐刚打电话给我说了，是电视机和录像机吧？不说了，让我的伙计往屋里搬。呶，这是两千块钱给你，向花姐代声谢。”

“龙哥，咱兄弟吃过这亏。”一个小伙凑上前来劝道。

“哎，人家诚心送来，即便是抢来的，咱们也不能不够意思。给人家那点，不算多。”

“龙哥，我是说……”

“我知道你要说啥。”小龙贴在那人的耳边说，“你放心，这帮小子栽倒了绝对不会供出大哥我的。再说，我们马上把那些东西再销出去，没有了赃物，以后不会有后患的。”

“龙哥，这个……”那男子接到小龙给他的两千块钱，但见小龙和他的兄弟嘀咕着什么，他有点心不踏实，想把钱退回去。

“拿上吧，咱弟兄们生来就是副贼相，那些东西我知道你和花姐是咋弄来的，黑饭是不容易吃呀。好赖我小龙今天还有点钱，要不，一个子儿也给不起你。”他拍拍那男子的肩，转身走开了。

那个男子在街上的一家小餐馆饱食饱饮了一顿，拿着那笔不算可观的赃款，来到了工人文化宫对面的一家私人旅社。花姐正在此恭候。他们俩人离开丁丁鸥旅馆后，她就隐身在这里。

有了钱，尽管是一点不义之财，但是，他们感到成功了。

俩人滚在那家旅社的一张床上，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俩人爬起床，花姐像油漆匠做活似的，一层泥子，一层白粉，一层不知何物厚厚地涂在脸上，打扮得像是换了一副面孔，有些出乎意料地吓人。她摆动着脱胯似的大屁股走上了大街。

花姐走后，那个男子也照着镜收拾一番，不过修饰来修饰去，什么都可以改变，就他那五尺不过的个子和他那小得可怜的头颅是无法改变的。他把他那小小头颅上的头发修整得油光发亮，然后给鼻梁上架一副蛤蟆镜。

就这副打扮，他来到阿房大酒店门前的停车场上，不知又

打什么主意。他转来转去，看上了一辆奥迪牌出租车。他打开车门，钻了进去。

“去哪儿？”司机问。

“太空城迪斯科夜总会。”

“玩？”

“不，接个姑娘。”

“朋友？”

“小码子。”

“玩得不错！”

“干么想不开呢？”

“挣小钱人可比不上你们那些挣大钱的人啊。”司机说。

“钓个姑娘，陪一晚上不过那么几百嘛，算不了什么。”他越说越觉得自己得意得很，表现得妄自尊大，得意洋洋的样子。他掏出一盒七彩烟，自己吸一根，给司机点着一根，“包你车一天。”他说。

“这有啥问题，尽管包。坐咱的车保你满意，叫开哪咱就乖乖地往哪开。”司机心想，只要他出手大方，哪怕他是个色虎，一定为他殷勤效劳，直至赚到他大把钞票才算数。怕只怕这家伙只在姑娘面前表现出色——膀手，而坑了他这个下苦的。

这一天，他包下那辆出租车，同花姐游风景区，进饭店，上舞厅，吃、喝、玩尽情享受。一天的奔波，司机不但受到同样的待遇，而且包车钱都是双倍给，感觉上也得到不少贿赂。花姐耍了个花招，为了让司机信任，不被司机怀疑，她常让司机把车停在一个僻静处，人走得远一些，好让他俩在车上作爱。司机心想就是这么回事。每一次收到那男子的暗示信号，他就待在一边。每次都得半小时之久的无聊等待。但他咋能知道这两

人到底想干些什么呢。

就这样，两天过去了。第三天，开奥迪车的那位司机驾车如约来到阿房大酒店停车场。说好的九点车准时开到这儿，可等了半小时都没见到那对男女。

“喂！”司机的女友。

“小红！是你呀，上车。”

“这两天怎么样？”

“不错，谈情说爱顾不上，但在生意上我有点走红运啦。这两天，一个家伙挂了一个女的，天天坐我的车兜风。那男的大方得很，你猜两天给我多少租车费？两千，两千块呀！给，这些给你。”他美滋滋的样子，从兜里掏出两百元摔给女友。

“你挣他的，那女人也挣他的，那家伙可真傻呀！”

“为了女人嘛。”

“那不叫为女人，那叫贱，那叫坏男人。”

“那我呢？”司机故意逗女友。

“坏东西，别看着人家自己心里也发痒，乖乖的！染上爱滋病本小姐把你送到深山里跟牛过。”

“放心吧。”

“我就不放心！”她抱住他的头，轻抚着他的脸，红嘴唇紧吸住他的嘴。

“红，下车。他来啦。”司机从倒车镜里看到了那家伙朝他的车走近。

“今几个到哪儿？”那家伙上了车，司机问。

“先往西七路开，去接跟我一块的那个女的，她在那里等我。”

“你是浙江人？”司机和那家伙攀谈起来。

“不，我是广东人。”

“看得出来是个很有钱的老板么！”

“打发几个女人的钱还是有的，人在世上嘛……”

“你想得真开呀！”司机捧他。

“想不开是傻瓜。这些臭妞只要你啥得给他花，叫她干啥，她就干啥，叫她怎么做，她就怎么做，听话得很。”牛皮吹得可真响。不足十分钟，车开到了预定地点，花姐直挺挺站在路边等他们。

“那姑娘真够味，会玩得很。摆弄了一晚上，我有点累，不想动，你去帮她把行里拿上车。”

“没问题，叻，这儿有烟，吸着提提精神。”司机取出一盒香烟给他。司机完全相信了这个消费者。花姐领着司机走进一条只能过一人的侧巷道，进了一家私人旅社。

“你先喝点水，我简单收拾一下房间。”花姐娇声柔语地说，突起的乳峰似故意非故意地在司机身上蹭过，诱发他产生幻觉。遇上这种事，一个端正的男人没有一种相当顽强的抵抗力是不行的。这个时候，司机坐那儿，周身感到醉乎乎地不宁，头也有点晕眩，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他的女友看见他这副神气看着她的话，她一定会满足的。可现在不是，现在面对着的是一位曲线玲珑的多情女郎。尽管她表现出一种“奉献”，但面对这种女人，他岂会去违背女友小红的忠告呢！

“想什么哪？”高级养肤膏覆盖下的面孔，淫笑时足以勾人心魂。“想和大姐玩玩吗？”她说。

“噢，你伙计还在外面等着哪。”司机试图摆脱。

“伙计？哈哈，哪是条蠢猪，只是个玩女人的高手。姐姐我不喜欢他，姐姐看见你病犯了，想跟你玩玩。”她吻他的脖颈，